

史 诗 奇 幻 文 学 的 奠 基 之 作



The Elfstones of Shannara

精灵之石

[美] 特里·布鲁克斯 (Terry Brooks) | 作品

张明玲 | 译

 天地出版社





The Elfstones of Shannara

精灵之石

[美] 特里·布鲁克斯 (Terry Brooks) | 作品

张明玲 | 译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娜拉之剑. II, 精灵之石 / (美) 布鲁克斯著;
张明玲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55-2051-4

I. ①沙…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9401号

The Elfstones of Shannara, copyright © 1982 by Terry Brooks
Foreword copyright © 1991 by Terry Br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152号

沙娜拉之剑 II: 精灵之石

著 者	[美] 特里·布鲁克斯
译 者	张明玲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422千字
定 价	39.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051-4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2522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芭芭拉
致以我的爱意





黎明将至，一众精英走进生命之园。此刻埃布尔隆的精灵城一片沉寂，城里的居民仍蜷缩在温暖的被窝中，睡得正香甜。但是对这群精英而言，一天已经开始。一阵夏风袭来，他们身上曳地的白色长袍迎风鼓浪。他们从黑卫士兵团的两排哨兵中间走过，哨兵们昂首挺立，面无表情，就好像他们在拱门前站立了好几个世纪般。他们快速通过，当他们悄悄走进黑漆漆的松树林中时，在这静谧的清晨，只听见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声以及穿着草鞋的双脚踩在石子路上的嘎吱声。

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艾尔奎斯树，这棵奇异又奇妙的树伫立在生命之园的中央，她是精灵的守护者，曾抵御数个世纪前几乎将精灵灭绝的原始邪恶力量。在旧世界的人类出现之前，这股邪恶的力量就已经与世隔绝。之后的日子，一直都有人在照顾艾尔奎斯树。精灵们世代传承这项传统，精灵将这种照顾的传统视为梦寐以求的荣耀以及神圣庄严的职务。

然而今天早上当他们列队行经生命之园时，几乎感觉不到庄严隆重的氛围。今年他们已经服侍了两百三十天。年轻气盛的心灵蠢蠢欲

动，最初的敬畏感已经随着时间过去而消逝。现在只有六个年轻人执行这项任务，从他们被选上的那一刻起，他们天天都要服勤，这项任务变得一成不变而且驾轻就熟——亦即在日出的第一时间向这棵树行礼。

只有洛林沉默不语。他是今年被选中的精英中年纪最轻的。当他们在行进时，他有点落后于其他人，也没有参与他们的闲聊。顶着一头红发的他低头沉思，眉头深锁。由于深陷自己的思绪之中，所以他没注意到前头的讲话声已经停止，也没注意到其他人停下脚步站在他身边，直到有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然后他猛地抬起他那张忧心的脸，发现杰斯正在看他。

“洛林，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杰斯问道。因为他比其他人年长几个月，所以大家公推他为队长。

洛林摇摇头，但是愁容并未完全从他脸上扫除。“我没事。”

“有心事吗？你整个早上都在郁郁沉思。我发现昨晚你也比平时安静。”杰斯的手放在洛林的肩上，好让这位年纪较小的精灵看着他。“有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没有人会希望你在状况不佳时执行任务。”

洛林迟疑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点点头。“好吧，是艾尔奎斯树。昨天傍晚，就在我们离去前，我看到她的树叶上长了一些斑点。看起来像是得了枯萎病一般。”

“枯萎？你确定吗？以前艾尔奎斯树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至少我们从没听过。”杰斯狐疑地说道。

“我可能弄错了，”洛林承认道，“昨天天色已晚。当时我告诉自己那可能只是照映在树叶上的光影。但我愈试着回想当时的景象，就愈觉得真的是枯萎。”

其他队员开始惊慌失措地窃窃私语，其中一位说道：“这是安柏丽的错。我以前就说过了，选一名女孩担任此要务，必定会有坏的事

发生。”

洛林申辩道：“其他女孩也曾被选为精英，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过什么事。”他一直都喜欢安柏丽。她很随和、健谈，即使她是国王伊凡丁·艾力山铎的孙女。

“洛林，已经有五百年不曾有过了。”另一名精英说道。

“好了，够了！”杰斯打断他们。“我们说好不讨论安柏丽的，不是吗？”他沉默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思忖刚刚洛林所说的事。然后他耸耸肩，说道：“如果艾尔奎斯树出了什么状况，那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的照顾下发生这种事。但毕竟，没有什么事可以永垂不朽。”

洛林有点受到惊吓。“但是杰斯，当艾尔奎斯树变虚弱时，禁域会打开，里头的魔物就会被释放出来……”

“洛林，你真的相信那些古老的故事？”杰斯笑道。

洛林看着眼前这位年纪比他稍长的精灵，说道：“我很难想象你身为一名精英，却不相信这些事。”

“我不记得当我被选为精英时，有人问过我相信哪些事。你有被问到吗？”

洛林摇摇头。光荣地成为精英的候选人从来不会被问及任何事。他们仅仅被带到艾尔奎斯树前——他们都是在前一年已经迈入成年期的年轻精灵。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从大树干下走过，每一位都会暂时停顿一下，看看是否被接受。那些被艾尔奎斯树碰触肩膀的精灵就会成为新的精英，并执行任务一整年。洛林还记得当细长的树枝弯下来碰触他，而且听见她念出他的名字那一刻，他是感到多么兴奋和自豪。他也记得当安柏丽也被叫到名字时，每个人有多么地惊讶……

“那只是吓吓孩子的童话故事，”杰斯说，“艾尔奎斯树真正的功用是提醒精灵，他们就像艾尔奎斯树一般，在四境的历史中虽然发

生过各种变化，但是都活下来了。她是我们精灵力量的象征，她不会有事的。”

他示意要所有人继续往生命之园前进，并转身往前走。洛林再度陷入沉思。这位较年长的精灵漫不经心地漠视关于艾尔奎斯树的传说让他感到不安。当然，可能是因为杰斯来自于城市，而且洛林观察到，埃布尔隆的居民似乎没像他所居住的北方小村庄的精灵们那般认真看待古老的信仰。但是艾尔奎斯树的故事以及禁域之说不只是故事——那是真正属于精灵的万物之本，是在他们精灵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

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在新世界诞生之前。在善与恶两股势力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场战争最后是精灵赢得胜利，靠的就是创造了艾尔奎斯树和禁域，才能将邪恶的魔物驱逐到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只要艾尔奎斯树安好无恙，邪恶的势力就不会侵袭这块土地。只要艾尔奎斯树安好无恙……

没过多久，他和其他精英站在树前。艾尔奎斯树似乎没有什么异样。真漂亮，他心想。他又看了一次，并没有看到他所担忧的生病迹象。其他的精灵去拿工具，他们正要施肥和修剪艾尔奎斯树，以及进行园内一般的维护。但是杰斯把洛林拉了回来。“洛林，你今天想向她请安吗？”他问道。

洛林感到惊讶，结结巴巴地跟杰斯道谢。今天轮到杰斯执行这个最特别的任务，他让出他的机会给洛林，显然是试图要让洛林振作起来。

他走到林荫茂密的树下，将手放在光滑的树干上，其他人聚集在后方几步远的地方，唱着晨间的问候语。他满怀期望地往上看，寻找洒落在她身上的第一道曙光。

但突然间他倒退了几步。在他正上方的树叶出现暗黑色枯萎的斑点。他的心开始往下沉。其他地方也有斑点，整个树到处都有。

他发狂似的跑向杰斯，用手指着树，杰斯走上前来。依照惯例，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交谈，但是当杰斯看到大树受侵害的范围时，他不禁倒抽了一口气。这两个人慢慢地绕着树的周围走，发现到处都有斑点，有些不太容易看到，有些已经严重侵害叶面，叶子整片都枯黑了，原本的鲜红色似乎枯竭了。

洛林知道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又转身走向艾尔奎斯树。无论发生什么事，今天精英们还是必须像平常一样向艾尔奎斯树请安，这是从他们接下这项神圣的职务开始，每天的例行公事。

他轻轻地将手放在银白色的树皮上，当洛林正要念出问候语时，这棵古老的大树微微降下一根纤细的枝条，轻触他的肩膀。

洛林

这个年轻的精灵听到他的名字，不禁震了一下。但是周遭并没有人说话。这个声音出现在他脑海中，跟自己脸孔的影像一样浮现出来。

是艾尔奎斯树！

他屏气凝神，扭过头快速地瞥了一眼搭在他肩上的枝条，然后很快地回头。他满脸疑惑，之前她只在洛林被选中担任精英那天说过话。当时她念了他和所有精英的名字，后来她就再没有跟他们说过话。从来没有——除了安柏丽之外，当然，安柏丽已经不是他们的一员了。

他匆匆地看了其他人一眼。他们也瞪着他看，想知道为什么他停了下来。然后搭在他肩上的枝条滑了下来，轻轻地缠绕着他，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

洛林，叫精英们过来我这里

这些影像很快地出现，然后消失。洛林迟疑了一会儿，并向他的同伴们挥手示意。他们走上前来，当他们往上看着这棵银白色树干的大树时，他们都有问题想问。她弯下枝条紧紧缠绕每个精英，艾尔奎

斯树的声音轻柔地响起。

听我说。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别让我倒下

他们个个感到不寒而栗，生命之园笼罩在一片沉重、虚无的寂静中，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他们还活着。他们的脑海中充满了画面，一个接一个，快速地连续出现。这些影像令人毛骨悚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精英想转身离去，逃离和躲藏起来，直到脑海中的梦魇消失并被遗忘。但是这棵树紧紧抱住他们，影像继续涌现，而且愈来愈恐怖，直到他们觉得再也承受不了了。

最后终于结束了，艾尔奎斯树恢复静默，她的枝条从他们的肩膀上抬起，并伸展开来迎接早晨温煦的阳光。

洛林静止不动地站着，眼泪从两颊滑落。这六位精英震惊地面面相觑，每个人心中都默想着刚刚那段真实的故事。

传说并不只是传说。传说是如假包换的事实。邪恶的力量真的存在于艾尔奎斯树所坚守的禁域里。只有她能让精灵们安全。

但现在她就要枯萎凋零。



远在埃布尔隆遥远的西边，越过断线山之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骚动。某个比黎明前的暗夜更黑暗的对象出现了。前一刻，暗黑的帷幕还牢牢封死，但刹那间，帷幕破了个大洞，里面有个力量将它撕裂开来。畅快的嘶吼和尖叫声从漆黑的远方不断传来，许多只肢爪划破和撕开这突然裂开的缺口，并对着亮光声嘶力竭地吼叫。接着，四周迸发出红色火焰，这些肢爪消失、扭曲和焦灼。

达哥鞑魔从黑暗中现身，愤怒地发出嗤嗤声。它的令牌灼热地冒着烟，无视于其他迫不及待的同类，大摇大摆地走出裂洞。不一会儿工夫，外形邪恶的死神和变形怪跟在它身后。其他的同类拼命往前挤，但是裂口的边缘很快闭合，隔绝了黑暗界以及住在里面的生物。没多久，裂口就完全消失，只剩怪异的三人组伫立原地。

达哥鞑魔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它们站在断线山的阴暗处，让精英们感到惶恐不安的黎明，同样在骇人的群山后侧的东方天空显露微微亮光。巨大、雄伟的山峰高耸入云，远方柱状的黑影投射在荒凉的霍尔平原上。平原从这列群山往西延伸到一片旷野——酷寒、贫瘠的西境，在那里，生命是以分钟和小时计算的。地面上完全没有生物在

活动，也没有声音划破清晨空气中的寂静。

从远处看，它的身形与人类无异。它以两脚直立行走，手臂只比人类的长一点，看起来身形佝偻，因为特别驼背，所以它的动作迟缓——但是黑色的斗篷帮它掩饰了这个特征，因此不易看出。只有在靠近的时候，才会清楚地看见在它肩膀上，使它的脊柱弯曲的巨大肉瘤异常巨大。从它身体的每一处所冒出的大丛绿色毛发就像是一片片的锯齿草。它的上臂和小腿覆盖着鳞片，手和脚长着长爪，五官略似猫脸。它的眼睛又黑又亮，表面上有一种伪装的平和，就像是两潭隐藏着邪恶与破坏力的湖水。

一旦看见这些特征，不用说，这一定就是达哥鞑魔。这也代表着它不是一个人类，而是魔物。

这个魔物心中充满憎恨，而且它的恨意到了几近发狂的地步。几百年来，它被囚禁在位于禁域之墙外边的黑暗界中，这使得它的怨恨更为加剧，占据了所有思绪。仇恨赋予它力量，它要用它来摧毁害它变得如此悲惨的家伙。就是精灵！所有的精灵。但现在即使如此还是难以让它满足。数百年来，它被隔绝在这个曾经由它所主宰的世界之外——一个无形、无情、充满无尽黑暗以及乏味、痛苦、死气沉沉的牢狱之中。摧毁精灵并不足以减轻它所受到的屈辱。其他的生物也必须被消灭。人族、侏儒、巨人族、地精——它憎恶所有具有人性的族类，因为他们生活在它的世界，却宣称这是他们的世界。

它心想，复仇之日就要到了。就像它的自由来临一样。它可以感觉到。等待了数百年，在禁域之墙布岗，测试这座墙的力度，探查其弱点——那时它就知道这座墙终有一天会倒下。这一天终于到了。艾尔奎斯树已经濒临死亡。喔！多么中听的一句话！她想放声大喊！她快死了！她快死了，而且她再也无法守卫禁域了！

当然，禁域暂时还是紧紧封闭的。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或数周就完全腐坏。它连要撕开小裂缝都需要极大的力量才能做到。但是达哥鞑

魔拥有强大的力量，比任何仍被禁锢在禁域中的同类都强。它是群魔之首，统驭着它们。在漫长的放逐岁月中，少数人会公然反抗它，正好被它用来杀鸡儆猴。现在所有的人都服从、惧怕它，但是对于自己被禁锢于此也都怀着恨意。与日俱增的怨恨，驱使它们发狂般地想要复仇，当最后它们终于重获自由时，复仇的渴望是不会轻易就被满足的。

但是现在，它们必须等待。当下，它们必须保持耐性，但不会太久的。禁域会一天天地松动，随着艾尔奎斯树缓缓倒下，禁域就会朽坏。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艾尔奎斯树再次复苏。

达哥鞅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它很清楚艾尔奎斯树的历史。在她刚刚诞生之际，在她将诸魔和自己从光亮的世界打入黑牢中时，若它能逃脱的话，结果又会如何？如果它当时不曾被威力强大到可超越生命的魔法击败，那又会如何？它清楚地知道现在的自由仍然有可能再度被剥夺。要是一名精英带着一颗艾尔奎斯树的种子去到她的能量源头，艾尔奎斯树就有可能重生，禁域就会再度被召唤。它明白这点，就是因为清楚这点，所以它才会在此。自己是否能够攻破禁域之墙，它没有把握。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要耗费相当多的能量，万一失败了，它可能会变得不堪一击。在墙的后方，有一些魔物的力量跟它不相上下，它们可能会趁机消灭它。但是放手一搏却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精灵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不认为在禁域里的囚徒拥有足够的力量突围。等到他们醒悟时，已经为时已晚。到那时候，它就能够确定艾尔奎斯树绝对不会重生，禁域也不会再恢复。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带了其他两个战友出来。

它很快地就找到了变形怪。当变形怪在复制眼前所发现的生物时，它的身体会不断地改变颜色和形状。在禁域，它们可以说是被遗弃的一众。但是在这个世界，有无穷的可能性。世间万物，不管是何

种生物，无论是外貌或能力，它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就连达哥鞅魔也不确定变形怪真正的样貌；这种怪物太容易改变成其他生物的形态，它根本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模仿其他物体，但却都不是它自己真正的样子。

这是特别的天赋，而它的邪恶却几乎跟达哥鞅魔难分轩輊。变形怪也是魔物的后代，它很自私，也很讨人厌。它喜欢拟态，也喜爱伤害别人。它一直都与精灵和他们的盟友为敌，它厌恶这些人对于生长在他们的世界中的弱小生物表现出善意的关心。弱小生物对变形怪而言一文不值。它们孱弱，容易受伤；它们是像它一样强大的生物的垫脚石。变形怪没有朋友。它也不想要。除了达哥鞅魔之外，因为达哥鞅魔拥有强大的力量。因为这个原因，变形怪甘愿成为它的下属。

达哥鞅魔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找到死神。达哥鞅魔最后发现死神就在自己身旁，它完全静止不动，在清晨的微光中跟影子没什么两样，它就如另一段将逝的夜色般与平原灰暗的光线融合交错。由于死神从头到脚都穿着死灰色的斗篷，所以几乎看不见，它的脸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大兜帽的荫蔽中。没有人能够看到这张脸超过一次。死神只会让死在它手上的人看这么一次，然后对方必死无疑。

如果变形怪可以被认定为危险的，那么死神的危险性至少是它的十倍。杀戮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它是一只巨形的怪兽，肌肉厚实，当它站立时，高度超过两米。然而可别被它的魁梧所误导，它可一点都不笨重。它行动自如、迅速、无声无息且无懈可击，是猎杀精灵的高手。一旦它开始猎杀行动，它就不会放弃。它所追逐的目标无一能幸免。即便它的魔力不及达哥鞅魔，但就连达哥鞅魔也敬它三分。达哥鞅魔心生警惕，是因为死神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是因为害怕它或是尊敬它而当它的属下，死神只是一时兴起。死神什么都不怕。它是一只不在乎生命的怪物，对它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它杀人并非因为它喜欢杀戮，而是因为杀戮是它的本能。因为它的难以控制，达哥鞅魔

不得不让它杀害较弱小的魔物，以安抚它体内的嗜杀因子。一旦有一天它们从禁域中被释放，死神就能将全世界的生命都当成是自己的猎物。因为只要它想要，它就可以猎捕他们。最后，它会毁灭所有的生命。

变形怪和死神，一个是它的双眼，一个则是它的左右手。这双眼睛和手要让精灵们痛彻心扉，并永远终结掉艾尔奎斯树可能重生的机会。

达哥靺魔以锐利的眼神看着东方，朝阳的光晕快速地跃出断线山的山巅。该出发了。今晚之前，它们必须到达埃布尔隆。这也是经过它精心布局的计划。时间对它而言很珍贵；如果它要出其不意地抓住精灵的话，就不该让时间浪费一分一秒。它要让精灵措手不及。

达哥靺魔迅速地向它的同伴示意，然后转身朝着断线山的隐蔽处蹒跚走去。当它在脑海中品尝着今晚将收获的成功果实时，黝黑的眼睛洋溢着喜悦。今晚之后，精灵的气数将尽。过了今晚，他们将被迫看着他们挚爱的艾尔奎斯树腐朽，甚至连丝毫重生的机会都没有。

的确。因为过了今晚，全部的精英都会死。

离断线山的群山数百米远的地方，在一个让它们藏身的幽暗处，达哥靺魔停下脚步。它的两只手紧握着令牌，让它直立着，一端用力地稳稳插入干裂的土地中。它略微低下头，双手紧握住令牌。它伫立良久，纹风不动。在它身后，两个从属好奇地看着，它们黑暗的形体聚集在一起，眼睛露出些许黄光。

突然间，令牌开始微微发光，在黑暗中，淡红色的焰光照映出达哥靺魔巨大的轮廓。过了一会儿，令牌的光瞬间增强，并开始忽明忽暗。红光从令牌传至达哥靺魔的手臂，将它绿色的皮肤变成了血红色。达哥靺魔抬起头，从令牌喷发出的火焰直往上冲，形成一道细长、明亮的弧线，像某个受惊吓的生物般，溜进拂晓的天际。几秒钟

的工夫，它就消失无踪。点亮令牌的光芒又亮了一次，然后熄灭。

达哥鞑魔后退一步，令牌开始往下沉。它周围的土地被烧得焦黑，潮湿的空气中可以闻到灰烬的余味。整座平原一片死寂。达哥鞑魔坐了下来，满意地闭上眼睛。它坐着不动，身旁的两个同伴也是如此。它们都在等待。

终于，在北境广袤的旷野中，恐怖的、长着羽翼的梦魔在达哥鞑魔的召唤下漫天遍野袭至，达哥鞑魔将带领它们往东朝埃布尔隆前进。

“现在，我们等着瞧吧！”达哥鞑魔低声说道。